



# 青春的证明

●〔日〕森村诚一著 ●刘宁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馆  
管理干部学院

3.4  
2

# 青春的证明

〔日〕森村诚一著

刘宁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本书是日本当代著名社会派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的有名的三部“证明”（即《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和《野性的证明》）中的一部。作者认为这三部“证明”是他“全部作品的顶峰”。在日本，深受读者欢迎。

## 青春的证明

〔日〕森村诚一 著  
刘 宁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

统一书号：10355·689 定价：1.60元

责任编辑：平 林 封面设计：郇 科

社科新书目156增—213

## 目 次

第一章	雾中凶杀	1
第二章	替身情侣	20
第三章	青春的追忆	40
第四章	万分之一的病例	51
第五章	拥抱太空	60
第六章	终身债务	74
第七章	中津溪谷之行	95
第八章	青春的顾忌	127
第九章	青春的凋残	157
第十章	阳光架桥	187
第十一章	恶魔的饱餐	207
第十二章	摇钱树的真相	249
第十三章	血腥的往事	258
第十四章	火鸟的代价	267
第十五章	舍身偿债	284
第十六章	错觉外的错觉	298

## 第一章

# 雾中凶杀

---

### 1

茫茫白雾在黑夜里流动。浓雾和黑夜融合了，神秘、幻觉在暗中滋生扩展。伸手不见五指，能感到的只是雾丝在指缝间飘游。

夜很深了，在东京都市内的一座小公园里，游人早已离去。那是座很小的公园，除了几架秋千、滑梯，就剩下中央水池里的喷水塔的底座和几条陈旧的长凳。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是一个供小孩游戏的小广场。

“好怕人的雾呀。”

杳无人迹的公园里传来急促的低语声。一对青年恋人依偎在凳上，他们似乎也和雾融合在一起了。热切的拥抱和长吻使他们忘却了时间的流逝。虽然在这治安还没完全恢复时期，夜间骚乱时有发生，但恐怖和不安被青春的陶醉抵消了。

他们俩是因为迷失方向才走进公园里来的。晚上，他们在市中心刚恢复了店面的饭馆里吃过饭，舍不得马上分手，

他送她回家，这时起雾了。大雾把这战争创伤还没完全愈合的东京街道幻变成童话世界，一切都变得那么柔和，甚至街边的树木都失去了轮廓，影影绰绰，在雾气中飘浮。雾，浸润了一切不祥之物，使狰狞的檐角尖顶都浑圆起来。

“有人来了！”

少女有些担心。

根本听不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如果有什么响动的话，那只是雾气在游动。

“好快活呀。”

忘却一切的恋人背后，冷不防发出声音，两人大吃一惊。

“不许动！”

随着深沉的话音，男青年感到脖颈上被寒森森的刀锋抵住了。

“您……您是谁？”

他吓得声音发抖，硬着头皮问。他万万没想到，大雾之中还会遭到袭击。

“少废话！把女的借来用一下！”

杀气腾腾的话语不容抗辩。显然，稍作反抗，那歹徒真会下杀手。男青年吓瘫了。他的身体似乎被麻醉，只有嗅觉还顶用，他闻到那歹徒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笠冈，救我！”

姑娘向男伴呼救。

“不许嚷！完了就放你，要不就结果你们的性命！”

歹徒恶狠狠地威吓着。

那个叫笠冈的青年一筹莫展，只得恳求：

“请您……请不要使用暴力。”

“谁说要用暴力？我只说过借用女人。”

歹徒叱骂着：

“如果你敢玩什么花样的话，那女的就性命难保！”

刀锋一下子离开了笠冈的脖子，抵向少女。笠冈虽不受直接的威胁，但他仍不敢动弹。

“站起来！跟我走！”

歹徒威逼着姑娘。

“救命啊！”

少女的呼救声在歹徒和笠冈之间撕裂着。笠冈还是一筹莫展。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凶暴场面，恐怖扼住了他的全身。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奇迹。

“栗山，不许胡来！”

昏暗中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啊！你这混蛋，老跟我过不去！”

歹徒狼狈地嚎叫起来。

“把姑娘放开。”

透过荡开的雾，一个人影逐渐走近了。

“站住！再过来一步，我就杀了她！”

歹徒拉过少女，挡在身前。

“放开吧，你这小子，一见女人就头脑发昏了。”

那新来的人想制止这起凶案。

“去你的，多管闲事，滚开！”

那个叫栗山的歹徒稍一分神，姑娘趁机一跃身扑回笠冈的怀里。

“哼！这骚货。”

栗山怒不可遏，想抓回姑娘，那逼近的影子一下子堵住了他。殊死的格斗开始了，柔和的雾气被拳脚刀风所搅乱。渐渐可以看出，新来者在体力上不支，处于下风。

“我是警察，帮助我！”

在劣势下，人影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向笠冈求援。但笠冈并没有动，他惊恐得浑身发软，动弹不得。那把匕首是搏斗中的关键，在手指手腕的死命的对峙中，那匕首突然掉到笠冈的脚边。

“别让他拿到刀子！”

警官①喘不成声地喊叫着，两人互扭着手拚命争斗。

“笠冈，帮他一把。”

姑娘实在看不下去，推着笠冈。可他依然不动。尽管想去救援，就是力不从心，笠冈完全被吓呆了。

姑娘看到笠冈如此窝囊，便奋然冲上去拾匕首。晚了一步！匕首又落到栗山手中。此时警官已精疲力尽。

栗山凶狠地将匕首深深地刺进警官的腹部。格斗结束了。那新来的人影变成了清晰实在的人体躺在地下。周围的雾又恢复了平静，笼罩着这一切。

这场搏斗使栗山兽欲大减，他哼了一声便隐入雾中。大雾仍旧漠然地流动着。刚才的事件就象一场噩梦，令人难以置信。雾下面躺着一具警官的尸体，那痛苦的神色，那股红的血迹诉说着大雾笼罩下的惨案。他是为救这两个年轻恋人而惨死的。

凶手的脚步声很快消失了。片刻之后，笠冈才如梦初醒，是另外一种恐怖使他清醒了。



“我们快走吧！”

笠冈连连催促手足无措的少女。

“走？到哪里去？”

姑娘仰起惨白的脸问。

“无论如何要从这里逃开。”

“逃开？就这样把人丢在这里？”

“说不定凶手会回来，我们是凶杀现场目击者，留在这里总归是危险的。”

笠冈不由分说，强拉着姑娘，朝凶手逃去的相反方向狂奔。

奔了好一段路，笠冈才停住了脚，那是因为姑娘实在喘不过气来了。

“笠冈，你就这样把他扔在那儿了？”

姑娘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才问了这句话。

“不会这样扔下不管的，刚才我就在找电话和派出所。这里是什么地方？”

深夜的住宅区，灯光全无，连只狗都没有。

“那人也许还活着哪。”

姑娘突然叫出声来。

“麻子小姐，现在还说什么呢！”

“马上叫救护车，或许还有救。”

那位叫麻子的姑娘看着黑黝黝的街道，固执地说。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不！那时你要是帮他一把，他也许就不会死。”

“别说那些废话！我们快打电话叫警察吧！”

麻子的眼光从黑暗的街道慢慢转向笠冈，她的脸上充满

了极度的失望和轻蔑。

“笠冈，你真是个卑怯之徒。”

“我是想帮他的，可一瞬间失去了机会。”

笠冈感到很丢脸，不管如何辩解，当时自己确实不敢动。

“那个人是为了救我而被杀的，而你连帮着拾把匕首的勇气也没有。”

“实在对不起。”

“也许他还有口气，可我们没搞清楚就逃走了。”

“我是为你担心，怕凶手再回来。”

“我实在对不起那个人，我马上就回到公园里去！”

“不要去！没有用的，还是找电话叫警察和救护车吧？”

“你去打电话吧，我得去看那个人。”

麻子转身就朝来路飞奔而去。

## 2

一名歹徒在深夜袭击一对在公园里幽会的恋人。警官在抓歹徒时惨遭杀害。得到那对恋人的报急，救护车赶到了。因失血过多，警官死在去医院的途中。

警官的肠膈膜和肠道、肠膜动脉被刺伤，直接死于腹腔大出血。

警官名叫松野泰造，是淀桥署侦察一科的刑警。凶杀现场在目黑区和世田谷区交界的小公园内。那地方并不是松野泰造管辖的区域，松野半夜三更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当然，报警的那对情侣详述了事情的始末。男的叫笠冈

适太郎；女的叫笹野麻子。他们是同一个公司的职员，已经订婚。那天晚上一起吃完饭在雾中散步，走进了这座公园，遭到了歹徒袭击，于是发生了这场没有预料到的惨案。

“凶手有什么特征吗？”

“事情太突然，我记不清了。”

笠冈感到羞愧，低着头回答。

“凶手的模样、穿着，都没看到吗？”

“凶手始终在暗处，所以……”

笠冈始终觉得当时有一段重要的情节，可就是回忆不起来，他的记忆还是被恐慌压抑着。

“你发现了什么？哪怕是一鳞半爪也好。”

“那个……”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么？”

检查官烦躁地咂着嘴，自己的同事为了救这两人以身殉职，现在正需要他们回忆凶犯的情况，哪怕只有片言只语。

“对了，那时警官说：‘栗山，不许胡来！’”

笹野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代笠冈回答。检查官的目光转向姑娘。

“‘栗山，不许胡来！’是这样说的？”

检查官推敲着这句话的含义，既然能叫出歹徒的姓名，那说明松野原先就知道凶手的底细。也就是说，松野并不是偶尔经过公园遇上了“幽会之难”的。

“凶手还说了什么没有？”

“他还慌慌张张地叫：‘你这混蛋，老跟我过不去。’”

“老过不去？这说明松野原来就是在追踪栗山。”检查官心中暗暗捉摸着。

“我当时吓得魂都没了，记不太清楚。不过警官似乎还说，‘你一见女人就头脑发昏’。大概凶手有过这方面的罪行，那位警官正在追踪他。”

检查官心想，吓得魂都没有了，还能回忆得这样仔细，这女的比那男人强多了。但是，松野所经手的案子中并没有一个叫栗山的。

“笹野小姐，从栗山用刀逼着您到警官赶来，到底有多少时间？”

“不过一、二分钟吧，当时我吓坏了，觉得时间特别长。”

“这段时间，笠冈君在做什么？”

这句话触到了笠冈的痛处，他羞愧地低着头。检查官一见如此就猜出了大半。

“笠冈君想救我，可太危险了，我被刀子顶着，他没办法。”

麻子为笠冈解说。

“这也是。后来松野来了，两人就格斗起来，是吗？”

检查官暗自赞叹：松野泰造可说是个刑事专家了，这次为救援两个普通市民而以身殉职，值得敬仰。这种职业实在也是危险丛生的行当啊。

“那歹徒见警官来了，稍一分神，我就逃开了。”

“那样，对你的威胁就解除了，是吗？”

“是的。”

“那么，松野警官同栗山格斗时，笠冈君又在做什么呢？”

检查官的问题，越来越深地捅到了笠冈的痛处。

“笠冈君是想协助警官的，可歹徒挥舞刀子，根本不能近身。而且，警官叫着：‘不要过来，危险’。”

麻子又为走投无路的笠冈解了围。

“所以，你们就听了松野警官的话，逃离现场了？”

“是的，我们就跑去找电话。”

“可是，根据记录，你们先拨119要救护车，并没报警。是救护队与警方联系的，就是说，你们当时已经知道松野警官被刺。”

“那……我想是惊慌失措时把报警和叫救护车搞错了。”

当时的报案情况已被记录。情况很清楚，笠冈和麻子丝毫没有援助与手持利刃的栗山作殊死搏斗的松野，而是眼看着警官被刺倒，等到栗山逃走后他们才去叫救护车。

但检查官没有责备他们。而且现在责备也没有意思。一般市民并没有义务冒生命危险去援助警方人员。

尽管如此，检查官对眼前的笠冈还是产生了一种憎恨，就象是笠冈亲手杀死了他那忠于职守的同事。他认为笠冈也是一个罪犯。笠冈不仅是在自己的未婚妻被暴徒威逼，就要遭受蹂躏时毫无作为，而且眼睁睁地看着救他的警官被杀。如果笠冈全力相助的话，松野也许不会死。他对于警官的死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可是，现在又不能对这个“共犯”施以任何报复。作为松野的同行，检查官恼怒异常。

询问结束，麻子和笠冈一起回家。

路上，笹野麻子突然对笠冈适太郎说：“从明天开始，我们恐怕得分手了。”

“为什么说这话？你又没受到伤害，那件事和我们一点

关系也没有。”

笠冈听到姑娘说出意外的话，很着急。

“你说‘没有关系’？我是没有伤着，可刑警是为救我而死的！”

姑娘对笠冈的漠然感到吃惊。

“不完全是这样吧。那个叫松野的警察早就在追踪栗山，只不过是半途中碰到我们。也许，栗山是想拿你作人质而逃遁，你犯不上为此忧心。”

“要拿我当人质也好，要侮辱我也好，反正刑警为救我而死，可你在边上却什么也没干！”

“我是想救你的，可那警察不是先一步来了吗？”

“事情很清楚，我主意已定。不会再爱你了。”

“别这样，你是受了刺激，有点不正常吧！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就……”

“这决不是什么凭一时的感情，我已看透了你这个人。”

“你把事情看得太重了。无论谁碰到那种场面，都不会有其他举动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要是换了别的男人，我想我是能原谅的。而正因为是你，就不能原谅。我知道，这个要求太高了，我自己也做不到。原谅我吧，希望你能原谅一个不能原谅你的人。我心里时时刻刻都在叫喊——‘这是个卑怯之徒！’我把耳朵蒙上，不行，我还是听见这声音。”

“你马上就会听不到的。”

“我就该一直忍受到听不见吗？我想，现在我俩没有什么事了吧。”

“你太伤感了。”

“女人就是多愁善感的。”

看来麻子已下定决心。笠冈知道强求并不能使姑娘回心转意。还是暂且缓一缓，再等机会。

### 3

松野泰造出生于埼玉县秩父郡，大正年间从山区老家来东京当上警察。他的身高比规定标准低了一公分，差点不过体检，后以替补名额才选上的。

他当警察的动机是很奇怪的。当初，他在家乡的山里烧炭。有一次假日，他上秩父镇，在一家大商店里，别人错以为他是小偷，就把他抓起来。来调查的刑警也完全把他当罪犯看待，又打又骂。最后，误会消除了，但这种侮辱使他刻骨铭心。他发誓，要当上一名刑警再回乡里。

他被任命为警视厅的巡查<sup>②</sup>，分配到派出所值勤后，就以惊人的充沛精力投入了工作。行迹稍有可疑者立刻会受到他的盘问、搜身。查出携带匕首、短刀或鼓吹暴力的宣传物，便当场逮捕。

他工作做得干净彻底，那些行为不轨者只能对他“敬而远之”，暗地里称他为“鬼松”。

普通巡警，根据其外勤考核制度的成绩，再通过一年中八个星期的警备和侦察的专业教育选拔，根据个人特长和能力，才能当上警察本部的政治（公安）侦察、交通等刑警或内勤警官，享有便衣值勤的资格。

便衣值勤是初任警官首先追求的目标。实际上，这并非升级，只是值勤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变化。要当上刑警，平均

得有四年的外勤经历，而要做本部刑警，还要加上三年。

社会体制的保障者警察讨厌穿制服的倾向是一种讽刺，而在穿制服者中选拔成绩和能力出众者穿便衣，那就更令人啼笑皆非。总之，松野以他过人的劲头，在一年中就创下了超群的拘捕率。

但他那高傲不群的性格却使他辗转于各分署的刑事室，没能当上总部的刑事。现代的侦察已从单枪匹马式的侦察发展到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协作的组织搜查。但松野仍固执地沿用了明治以来的传统方式，这就没指望升为总部的刑警。

松野渐渐地被同事们疏远了。

在有组织的系统侦察中，他是一个不管份外之事、净顾自己，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双脚，并以此为荣的古典式侦探。

“松野君是位有信仰的人。他常不惜违背上司命令，只要能捉住罪犯，其他一概都不计较。也不把别人的议论放在心上，一贯按自己的信仰工作。他常说：‘刑警就同职员一样，如只知道对上司奉承，那就糟了。刑警忠于职守的标志只有一条，那就是能捕捉嫌疑犯。’现在我们又失去了这一可贵的人才。对于这个越来越需要象他那样有信仰警官的时代，松野君的死对我们全体来说是极大的憾事。”

在署里举行的追悼会上，警视厅来的部长作了悼词，松野的死暴露出不遵循组织搜查的一个老刑警的失败。如果松野不是单打一地干，恐怕是不会这样死去的。

十几年前，松野的妻子病故了，留下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儿，名叫时子。

为照顾孤独的父亲，时子一直没有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



举行葬礼时，笠冈走去焚香，第一次看到了她。时子低着头，坐在殡仪馆的遗属席上。

烧过香，笠冈走到时子面前，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时子抬起一直低垂着的眼睛望着他。这是一种充满怨恨的目光。这一瞬间，笠冈仿佛面对喷射着怒火的枪口，感到脸上阵阵灼痛。

笠冈无地自容，尽力避开时子的眼光，慌不择词地说：“对不起！”

他从时子的目光中看到了无言的抗议——“是你杀了我的父亲。”自己的道歉就等于认了这个罪。

虽然，警方和其他人送来许多鲜花和花圈，但一点也没有冲淡殡仪馆那种虚情假意的气氛。

那些生前有势力、有人缘者的葬礼就显得热闹，这种热闹充满了对死者的悼念和生者的悲哀。

但是，松野的葬礼上人虽不少，只是一个告别的形式而已，犹如落叶归根，令人感到死者只是个命该被人遗忘的小人物，葬礼始终冷冷清清。

葬礼证明了一生遭受冷遇的老刑警的失败。遗属席上坐着寥寥无几的亲属，从他们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们只是碍于情面才坐在那里的。

笠冈在时子怨恨的目光下，慌慌张张地逃出了殡仪馆。

不久，笹野麻子辞去了公司的职务，她只字不提辞职的原因，黯然离去。

笠冈发觉在公司里有两、三天没见到麻子，就装作无意地向麻子的同事打听，这才知道辞职的事。